

龍雲新傳 (一)

唐繼堯養虎貽患

● 后希鏜

護國軍之煙消雲散

我寫「龍雲新傳」的目的是在「分析歷史」，「研究歷史」，也供應難得一見歷史資料。因為歷史的承傳，必是接踵而來；雖然「時期」或「實質」各有段落，但起迄依然銜接無間。所以，關於龍雲的突起，必然是歷史洪流的一環；因此，要正確了解龍雲之「興起」，至少也得從民國史談起。

袁世凱的帝制運動，敗於雲南起義的護國運動；那麼，護國軍有沒有失敗呢？又敗於誰呢？專攻民國史的方家，未必有圓滿的答覆，正確的答案應該是：「護國軍敗於內訌」。龍雲就在護國軍「老將」紛紛敗亡的情況下，「異軍」突起，接管了雲南的政權。

討袁的護國軍分為三個軍。第一軍由蔡鍔率領，向四川進攻。袁世凱死後，護國（再造共和）算是成功了，蔡鍔統治四川。但是，蔡鍔帶去的護國軍，事實上以雲南籍人士最多，便稱滇軍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——共和及民主的特質，便是「地方人管地方事」。蔡鍔死後，滇軍久駐四

川，當然不盡妥當。在滿清時代的理論是「迴避本籍」；所以，曾國藩的湘軍到外省跟「太平軍」作戰，並無不對。現在講的是民主，「本土化」成了理論的當然。四川人喊出「川人治川」的口號，不但「滇軍」留川，失去「理論根據」，事實上滇軍留川，也混不出什麼名堂，祇有打道回滇的一途；因為從唐繼堯開始，護國軍便沒有

問鼎中原，取中央（袁世凱）而代之的計劃，祇要副總統黎元洪真除總統就好（依約法遞補）。而且因護國之役而在四川做官的外省人如戴戡、羅佩金等人也違背了民主的常規——地方人管地方事；還要像前清時代一樣，由「朝廷」派去「牧邊」，實在不可思議。所以，在川的護國軍，回滇求生，已成必然之勢。到了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的陰曆元旦，唐繼堯終於受到駐川護國軍的逼迫，祇好「下野」逃離雲南。這是護國軍內訌，逼走統帥唐繼堯，不能不算一件大事。

護國軍第二軍由李烈鈞率領，袁世凱死後，既無問鼎中原大志，又不回滇，事實是在粵割地自雄，收稅度日，又能混出什麼名堂來呢？這些由李烈鈞帶出去的滇軍，既不服統帥唐繼堯的管

理，也不服唐繼堯的調度。因為留粵的護國軍，既稱滇軍，身居外省，曠日時久，兵源自然成了問題，所以便想到家鄉，祇要獲得兵源，誰主持滇政，在粵滇軍都無所謂。換言之，入川護國軍回滇趕走唐繼堯，對在粵護國軍來說，當然不覺重要，祇要顧品珍允許他們回滇招兵買馬，統帥——唐繼堯的去留，也不重要了。

護國第三軍是唐繼堯自兼軍長，出師反袁的力向是貴州、湖南；袁世凱死後，也沒有盡還本土。到了入川護國軍且戰且走，回滇逼走唐繼堯之時，這些流落黔湘及在桂在滇的唐繼堯直屬部隊，便感到羣龍無首的滋味。這些無頭的軍人，自然主張唐公回滇，必奮死一搏。結果他們在孫中山先生反對下，唐繼堯真的「二次回滇」了（第一次回滇是從黔督調任滇督，接替蔡鍔調京）。結果，唐繼堯回滇成功，顧品珍戰死——蔡鍔這個體系下的護國軍從此瓦解，當然是敗亡於內訌。唐繼堯回滇主政之後，在政治上搞「聯省自治」，由於「自治」並未落實在縣級地方的選舉制度，亦未重視自治事業；省級連省議會也關門，「省憲」更沒有公佈；所以聯省自治還停留在

(一) 傳新雲龍

宣傳階段。在軍事及行政人員的任用上，會直接影響唐繼堯的大權，尤其是軍事將校的安排，可以說煞費苦心。一、護國時代的老將，有的完了，有的駐紮他省，有的不敢重用。二、唐公在護國軍內訌中雖然取得勝利，前車有鑑，誰才是「效忠唐氏」的將領呢？誰才是所謂「聯省自治」的支持者呢？這些不易答覆的問題，實際的答案不過祇是「啓用新人」。龍雲從中尉排長，一跳而為伙飛軍（護衛隊）大隊長（營長），再跳為前敵司令（唐繼堯由兩粵回滇），三跳為遠征廣州的方面司令（第五軍軍長），便是「啓用新人」。這個觀點所造成龍雲事業的一帆風順。

我們必須承認「聯省自治」也是救中國的一種政治理想，不管國人如何看待唐繼堯，依照唐繼堯主觀上的認定，他主張美國式的聯邦政治（聯省自治），實在出自不忍內戰相殘的慈悲心。但在客觀上，在中國政治已經走上「非自相殘殺不可的階段」，慈悲心不過是從「惡勢力不可戰勝」演化而來——唐繼堯說：護國並沒有獲得民主共和，雖然袁世凱死了；護法也沒有獲得民主共和，國會終於被解散了。在北洋軍人趾高氣揚，蹂躪中國民族之餘，高唱「武力統一中國」的調子時，「聯省自治」的主張，不僅聲音微弱，也是不敢出戰北洋大軍的表示。雖然西南各省如湖南的趙恆惕對聯省自治頗有信心，認為是救中國的一貼良藥，還頒佈了「省憲」；說明趙恆惕的做法，比唐繼堯還紮實；唐繼堯則口惠而實不至。他在護國軍內訌獲得全勝之後（從兩廣重返雲南），有人說他已走向下坡。但是，唐繼堯以

再勝之師，加上意氣風發的新生代將領如龍雲、胡若愚、唐繼禹、張汝翼諸氏，對國家大事，正有萬丈雄心——為了實現唐的「聯省自治」理想，他們已經認為「時局重心」已移昆明。

民國十三年一月孫先生在廣州改組國民黨，實施「聯俄容共」，在同年的九月召開軍政府聯席會議，正式推派唐繼堯擔任孫先生的副元帥，電促唐繼堯率軍北伐，並兼任川、滇、黔聯軍總司令。這是護國軍內訌，唐繼堯被由川回滇的護國軍逐出昆明，唐又領軍回滇成功的時期了，若與護國時期相比，可以說人事全非，同時唐繼堯又為聯省自治政治訴求「所迷」，對「打倒列強及除軍閥的革命」存疑，還在昆明召開川、滇、黔、粵、桂、湘、鄂等省軍事代表會議，決定在昆明成立「靖國聯軍總司令部」，在民國十三年底趁孫中山北上議和之時，出兵廣州，顯然要取代孫中山，成為民主共和的正統。

兵分三路鏖戰桂境

從雲南到廣州，必須假道廣西。當時的廣西已經由少壯軍人李宗仁、黃紹竑、白崇禧所控制，便與唐繼堯大軍正面衝突。「靖國軍」分三路向廣州進軍，一路由唐繼禹統率，經貴州入湖南，下廣東。一路由胡若愚率領，經貴州的黃草壩（興義）入廣西的柳州，下梧州，與第三路由龍雲統率的部隊出百色，過南寧，在梧州會師，直取廣州。

這時候的廣西內戰，正在桂林、柳州這個方向進行；換言之，廣西少壯軍人的部隊，正由李

宗仁、白崇禧分別指揮，在廣西的桂林及柳州一帶與沈鴻英作戰，雲南來的「靖國軍」，要過柳州去梧州，必然受阻。何況唐繼禹的部隊，用餉銀去買鴉片，在湖南出售，商人以價款一時無法收集，必須等待，這就誤了戎機。結果是滇軍在柳州及桂林的戰事完全失敗。祇有龍雲率領的右翼部隊，順利進入南寧城。當李宗仁他們接到唐繼堯要求十萬大軍過境之時，因滇軍入境，尚有時日，不如先「解決」了沈鴻英再說，誰知唐繼禹及吳學顯，運氣不好，正碰上桂軍主力。同時唐繼禹和吳學顯還認為桂軍仍然是陸榮廷時代的油渣部隊——一打就垮，那裡曉得今天的當面之敵，是由李宗仁及白崇禧指揮的久戰不衰的少壯桂軍。在軍略上滇軍已不如人，在士兵素質上，也令人看不起，廣西軍民都以「抽鴉片」來取笑雲南部隊。事實上滇軍唐繼禹及吳學顯部隊，號稱五萬人，實數大概三萬人之譜。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隊，不過一萬五千人，卒能以少勝衆，不能僅歸功於「地利」一端，在統帥級人物相比之下，唐三（繼禹）不過是唐繼堯的手足，並非他本人有何戰功。吳學顯不過是綠林出身，受現代軍事教育的機會，就不如「李、白」了。所以，唐繼禹和吳學顯敗得很慘。

「靖國軍」（唐繼堯部隊）的右翼，是由龍雲率領，可以說在無抵抗的情形下，進入南寧城。廣西新貴的三雄之一的黃紹竑，調兵應戰。當時廣州政府（國民政府）派滇軍范石生部隊（號稱一個軍）支援，抵抗龍雲部隊。范石生部隊也是「鴉片軍」，夜間行軍時，煙燈（鴉片）照明

，這看蔚為奇觀，廣西軍民傳為笑談。廣西軍隊是不是也帶煙槍上陣？似乎沒有人強調；但是，廣州派來的范石生軍，顯然不受黃紹竑重視，是可以想像的。當時，龍雲的處境，無異孤軍深入，除了死守南寧之外，別無他法。黃紹竑及范石生對南寧城的龍雲部隊，也祇能採取包圍，向機攻城。但是，龍雲在軍略上似乎自有一籌，他不是突圍出城，而是派出運動部隊，攻擊包圍南寧的軍隊據點——攻下一個據點，便放棄一個據點，再攻擊別的據點。這種運動戰很相似游擊戰，也相似人海戰術，以大吃小，吃了也就算了，跑回南寧城內休息，整裝再來。在中國戰史上，也是不可多見的一種戰法；使黃紹竑和范石生的部隊蒙受很大的犧牲，亟待整補。因此，在唐繼堯及吳學顯兵敗之後，桂軍不能不走馬換將——黃紹竑稱病回梧州去了，大將李宗仁親自出馬。這回李宗仁放棄硬碰硬的辦法，不讓龍雲的軍隊吃他的據點，龍來就讓，保存實力。但是，李宗仁先生出了一個妙招，將在桂北俘虜的唐三（繼禹）部隊送給龍雲去看，說左翼及中翼的靖國軍都遭到敗績，告訴龍雲打道回滇。龍雲似乎是一不做，二不休的人，公然將送到南寧的友軍戰俘，通通槍斃給李宗仁看，表示不受李宗仁妙計的動搖。李宗仁並不灰心，這回却選上被俘的唐三高級軍官，一面告知唐三部隊失敗很慘，已向雲南後撤回去了；龍雲的軍隊堅守南寧，似無意義。但是，這些不是龍雲撤軍回滇的最佳理由。因為擔任中路的胡若愚部隊，已加入龍雲的南寧守軍，靖國軍依然還有反敗為勝的希望，因為桂軍人

數到底有限，廣州也很空虛。可是，一個不得不走的消息傳來了，范石生（雲南人）放棄圍攻南寧的計劃，逕行回滇搶地盤。雲南大軍在外，省內空虛；范石生的這一招，自然逼得龍雲非回滇不可。結果，龍雲和胡若愚的部隊，便撤出南寧，追到雲南江那（硯山），擊敗范石生，范石生僅以身免，從此消失。

聯省自治「繼帥」難繼

我們說唐繼堯反對「聯俄容共」，恐怕有人會說我們「抬高了唐繼堯的身價」。說起唐繼堯的經歷，他不但沒有在前清的全國性政治社會混過，也沒有在革命組織的中央機構混過威風，自然不能給人「中央人」的印象。孫中山曾經說過：「唐繼堯來廣州，使唐繼堯不僅是雲南的唐繼堯，而且也成了中國的唐繼堯；這是中華民國的大成功也。」唐繼堯在護國軍由川返滇的內訌中出走，唐繼堯稱為下野。但是，不管怎樣離滇，孫中山及國民黨人，還是把唐將軍當做革命人物，情隆意厚的歡迎唐氏到廣州，寄予重任。可是，唐繼堯通電難留廣州，到香港僑寓去了。那時的廣州（民國十一年、二年）黨派或政團如政學系，已內鬥不已，唐繼堯明裡是不願捲入內鬥漩渦，暗裡是肯定他的聯省自治才能救中國。所以，唐繼堯在護國軍內訌中得到最後勝利。孫先生又請唐氏任副元帥、率師北伐。唐繼堯不但不就副元帥，反而出兵廣州，在廣西吃了敗仗，灰頭土臉，終於發生「二六」政變，雲南就進入內爭的混戰時代。值得一提的一則插曲——唐繼堯對廣

州發動戰爭，雖然受阻於廣西，戰事並未直接威脅廣州；但是，唐繼堯的「靖國軍」，是以孫先生北上而發動攻勢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孫先生在北方逝世，唐繼堯却通電任「繼帥」。當時廣州方面的人物，早被「聯俄容共」的思想所籠罩，都要問鼎中原，實行中央集權，那裏還會接受美國式的聯邦民主，何況「靖國軍」吃的是敗仗，「繼帥」也就無以為繼了。

反對聯俄容共遭門

現在，我們要問，龍雲、胡若愚、唐繼堯等敗兵之將，從廣西回到昆明，他們是如何「奪權」，造成雲南在近代史上的戰亂時期？很少人知道唐繼堯出兵兩廣，是為了反對聯俄容共政策，就是當日全力阻止唐繼堯取道廣西，爭奪廣東革命政權的桂系新將領，也不知真正原因。李宗仁在擊敗唐繼堯入桂的軍隊之後，跑到廣州去遊說北伐，這位年輕軍人也不認為聯俄容共有什麼不對，一心在打倒軍閥，統一中國。但是，共產黨對唐繼堯的政治思想，的確很在乎。李、黃、白三位廣西的領袖，對范石生幫助廣西抵抗唐繼堯，確有感激之心，因為范石生入滇之後敗績，僅以身免一事，感到不能相救，愧疚於心。但是，共產黨的做法，却是繼續對唐繼堯鬥爭下去，並未放鬆了唐繼堯。共產黨對唐繼堯採取「暗鬥」的方式——說好聽一些，就是坐山觀虎鬥，到了一隻傷，一隻死之時，才來收拾殘局。但是，人類既非虎類，唐繼堯雖然倒了多年，他自我得意的「聯省自治」，却沒有蓋棺論定，在海峡两岸

「省地方自治事業」，雖然也不够完善，但已成了政治的訴求——中華民國憲法的第十章及第十一章各條，已劃分中央及地方的權限，證明唐繼堯的政治思想，並非一無是處。我們應該在這裏明白交代，一般人對於龍雲、胡若愚、唐繼堯等頭在奪權；但是，又有誰想到共產黨也是其中的一名角色？

在護國倒袁時代，政治思想似乎祇有「共和」是對的，那時回國的留學生，似乎也祇帶回民主（德先生）及科學（賽先生）思想；或許因為共產黨尚未成立。到了護法時代，孫中山南下廣州開府，尤其到了國民黨改組，農工政策作為政治問題去考慮之時，中國革命的政治訴求，似乎就不單純了。唐繼堯却在廣州領導的國民革命軍（北伐軍）節節勝利之時，一反過去宣傳「聯省自治」的常態，突然大力宣傳「國家主義」，封鎖了雲南，不許多種書刊入境，更提出「反共」或「討赤」的口號。唐繼堯的這些做法，如果與同時期的國民黨「清黨」相比，誰能說它們之間有多大的差異呢？可嘆的是唐繼堯失敗了，死了，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除了名。

唐繼堯是怎樣敗下來的呢？在共產黨未宣佈內幕之前，社會大眾是不可能知道的。換言之，假如共產黨不公開宣佈經過，恐怕就會永遠無人知曉了。中共的兩廣區委，爲了對付「聯省自治」，宣傳「國家主義」，並組成「民治黨」的唐繼堯，因爲老唐加緊反共，便派李鑫擔任「特支書記」，在雲南組成「地下黨」。這個中共雲南

地下黨的任務，說起來很複雜，事實上只是「統戰」二字。對國民黨來說，「地下黨」幫助組成左派國民黨。這個左派國民黨最大任務，在打倒唐繼堯，因爲他是一名反共的實力人物。在民國十五年底（一九二六）共產黨組成了「雲南政治鬥爭委員會」，佈置如何「倒唐」，如何「借力打力」，一切的「倒唐」策劃，都圍繞在「廣西被戰敗」這個課題上。在表面上是「清君側」——就是清除唐繼堯的貼身謀士，在事實上就是分化或瓦解唐繼堯的實力。唐繼堯對在廣西作戰失敗後的兵力佈署，還是依照他「龍督（督軍）裁軍」的構想，推行他的「聯省自治」——都是軍人不願與聞的政治口號。但是，唐繼堯喜歡搞這樣的調子，那些將領祇好被貶爲維持治安的地方部隊（非國防軍）：龍雲擔任昆明區「鎮守使」，胡若愚任蒙自區鎮守使，張汝鵬任昭通區鎮守使，李選廷任大理區鎮守使。這些鎮守使既然成了地方長官，遠離「國事」，前途也就「止此」而已。雲南的靖國軍雖在廣西吃了敗仗，對國家大事，並未龜縮，還想「幹一番事業」。共產黨看準了這種心理，便發動了對唐繼堯的「暗鬥」——必須鬥倒這名反對「聯俄容共」的實力人物。

禍滇罪行動搖士氣

依照共產黨當時的認定，在唐繼堯下面的四位鎮守使，龍雲便是他們「運動」的重點人物。共產黨認爲：第一，龍雲控制着唐繼堯的主要實力，擔任的是雲南首善之區的昆明鎮守使；祇要

龍雲一動，唐繼堯就無所依托了。龍雲在雲南部隊「三級跳」，傳奇式的躍昇職級，雖然是出自唐繼堯的「愛才」。但這位軍中才子，的確有他的才氣——南寧之役，硬碰硬與黃紹竑、李宗仁、范石生三將領搞攻防戰，又與范石生搞追擊野戰，以全勝回到昆明，當然功高難償。換言之，唐繼堯不應該存有私心，將大權重托犯了不可原諒的過失——私運鴉片到湖南販賣，坐收價款，貽誤戎機的唐繼堯；龍雲對唐三（繼堯）自然看不起，對唐繼堯的公正廉明，也起了疑問。共產黨的「地下黨」，便發動同志去「做好龍雲的工作」。在共產黨未勝利之前，這些「屬於」機密的活動，一般人怎會得知？

共產黨地下黨怎樣發動「黨內外」同志呢？每月用匿名的個人或團體名義，分別投函給雲南四位鎮守使，將唐繼堯「禍滇罪行」列舉告訴這些鎮守使，希望他們站在人民的一邊，解除雲南人民的痛苦，走孫中山先生「聯俄容共」的路線，以收動搖方面大員心理的功效。

內線統戰鎮守離心

在這同時，利用各種可通的管道，由共產黨人正式出面，對四位鎮守使，各級部隊帶兵官，進行聯繫或疏通工作。誰去做龍雲的工作呢？共產黨雲南特支部書記李鑫，命令具有國民黨黨員身分的共產黨雲南支部委員吳澄，利用共產黨員張增智去做龍雲妻子李培蓮的工作。李培蓮早死，一般雲南老鄉都稱她爲「李夫人」，她便是龍國壁（女）、龍繩文、龍繩勳（影星林黛的丈夫

（一）龍繩德的母親。李培蓮也是李培炎（死在臺灣）、李培天（曾任立法委員，參加國民革命，也死在臺灣）同胞手足，由於李培蓮對龍雲早期的事業很有幫助，龍雲一統雲南之後，李家的老少，自然能者皆仙。但是，在一般雲南人中，知道共產黨員張增智的很少，但他與李培蓮有親戚關係；這位張增智便在吳澄的指導下，對李培蓮說：「女師（學校）的老同學吳澄，了解的情況比我多，你可見見她，聽聽她對時局的意見，吳澄也很想訪問你。」李培蓮也是女師的學生，這條管道也就通了。李培蓮和吳澄幾次相談之後，對吳澄的印象頗佳。龍雲也在李培蓮的安排下和吳澄密談；這不算龍雲第一次與共產黨人接觸？除非當事人公佈，不然祇有天知地知了。依照大陸出版物的說法：吳澄見到龍雲，很有耐心，分析了當時的局勢給龍雲，指明唐繼堯的統治已經處於「內外交困」的狀態，垮臺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龍雲再跟唐繼堯走，必然為雲南父老所唾棄，成為歷史的罪人，希望龍雲當機立斷，順潮流，合乎民心，不要坐失良機！「吳澄的一番雄辯，打動了龍雲」。是否真的打動了龍雲，不得而知，但龍雲表示要和胡若愚、張汝翼、李選廷諸鎮守使商量再定。在吳澄與龍雲接觸的同時，共產黨的地下黨又派周霄與胡若愚聯絡，黃麗生與張汝翼聯繫；又派李子固同時與龍雲，胡若愚、張汝翼三人聯繫。因為龍雲是雲南奪權鬥爭中的贏家，吳澄透過李夫人（培蓮）與龍雲密談之事，便格外起眼；但在民國十六年一月（一九二七）共產黨的雲南政治鬥爭委員會，印發了唐

繼堯禍滇十大罪狀，說明再造共和，主張聯省自治的唐繼堯，既不接受他的開山祖師孫先生的器重，又要受到絕對中央集權的共產黨的暗鬥，形成三面（北洋軍人恨唐）不討好的局面，唐繼堯就算不病死，在四面楚歌（部下清君側）之下，日子也不好過了。

兵諫遙起四面楚歌

到了民國十六年農曆新年初一（一九二七、二、二）反唐的四鎮守使，公然採取行動，進行「兵諫」。從事實上分析，共產黨對唐繼堯部下所作的「工作」，是否見效？例如吳澄對龍雲的說詞，教龍雲不要做歷史的罪人，不見得發生決定性的作用。我們必須明白，唐繼堯之所以眾叛親離，原因何止一端，假如唐繼堯不過是一名軍閥，他的徒弟徒孫，也不會好到那裏去，更不會都是對歷史負責的非聖即賢。恐怕是唐繼堯處理

問題，必有缺失：一，唐繼堯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，但無黨同伐異的政黨政治「素養」。他祇有部屬的觀念，缺乏同志及思想領導的現代組織生活規範。所以，他視龍雲為私寵，視唐繼堯為其心腹，結果成了「滑頭老將」（車馬炮被吃光，士相不全）。二，孫先生是中國革命之父，名揚四海，就算是共產黨，也不能不借名於孫先生。唐繼堯憑着個人及部屬之勇，拒絕跟孫先生合作，又想取而代之，聲勢就不够壯大了。三，雲南還是純粹的農業經濟社會，無法長期支援現代戰爭。現代科技人才又缺乏，要領袖全國，還須創造現代條件。四名鎮守使因常年不發餉，進行「兵諫」，祇是近因而已。就算消滅了「兵諫」的叛徒，無錢發餉的事實仍未消除。這些問題，都是唐繼堯（主政者）的困難；如果無法突破，敗亡必然隨之而至。唐繼堯之失敗，應該是原因甚多。

從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 著

定價一〇〇元

要目有：能屈能伸傳奇人物、騾子與狗大惹麻煩、甲午之戰亂民肇禍、張大帥扮演活死人、八個人喝兩碗稀飯、母子相逢恍如隔世、國軍不識天時地理、最後五分鐘的顧問、夜半借錢上路、林宗華是血性漢子、把旗袍推廣到美國等篇，篇篇精彩，歡迎讀者購閱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，只收八〇元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